

诗林漫步

春天,将毛茸茸的日子孵出了窝

(组诗)

●温古

踏青

云朵浮动、河水清澈
东南风摇醒年轻的树林

推门出来,一束阳光射在我的门楣上
我知道箭头上,有欢乐发来的邀请函

还没有见到绽放的花朵
还没有看到歌唱的鸟儿
我知道,它们在前方的田野等着我

一条路等于号一样通向那里
我是等于号后面的得数

雨后

谁在叫我?
声音细嫩而飘忽

不是高速路上的车声、修理厂的轰鸣
不是街道上的潮声,不是风声
广播声,商场传来固执的叫卖声……

路边柳树坑里的一朵蒲公英
扬起了金光灿烂的脸颊

是她在喊我
我如初醒,剥开脸上的黑泥
我想喊:是我——
但太远了……它和我隔着人类和植物
两个世界
在它的声音消失之时
我怎么来接住——
它递过来的春天?

杏树上的喜鹊窝

你的家,系在老杏树的秋千架上
北风唱着歌,摇着你成长的岁月入睡

炊烟升起的村庄
是你的邻居,大地上游动着
肥胖的牛羊和云朵
雷声和闪电再不敢将你
世间的生活惊吓

你简陋的阁楼上
曾挽留夜行的流星过夜
月亮是你府邸上的常客

总有那么多的好消息
需要你衔起,投送给每户人家
像捡起一根柴棍一样自然

是啊,你是农人的好邻居
和他们一起,平静中
将毛茸茸的日子孵出了窝

磴口的春分

●叶飞

三月的风
翻过阴山的脊线
停在乌兰布和的沙丘
你把镜头铺成一条长路
叶行千里
抵达黄河转弯的地方
三盛公

春分把天光裁成两半
一半给大漠,辽阔无声
一半给长河,奔涌有痕
你说磴口的岸是河套的源头
沙与水在此相拥
她接住了所有回首、相聚与远行
时光在岩画里沉睡
河水日夜奔流

聚焦就是取舍
春风入镜,山河成诗
刹那即永恒
这一帧是2026的春分

这是镜头写的情书
叶行不止,光影未央
留在河套,留在岁月悠长

青城文脉



乐炎摄

哈素海是蒙古语“哈拉乌素海”的简称,意为“黑水湖”,俗称“后泊儿”,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境内,东面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大约70千米。湖的北面为大青山,东、南、西三面被农田和牧场所包围,由黄河改道形成,素有“塞外西湖”的美誉。

“敕勒川,阴山下。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……”当千年的歌谣在风里轻轻回荡,哈素海便以一汪澄澈的碧波,静卧在土默特平原的怀抱里。它不是海,却有海的辽阔;它不是江,却有江的灵动。作为黄河古道遗落的明珠,这片波光荡漾的湖泊,把草原的壮阔、青山的雄浑、水乡的温婉、岁月的沉静,全都揉进了一湖波光之中。而一日之中,最动人心魄的,莫过于夕阳西垂,霞光漫卷的时刻——哈素夕照,是天地落笔的丹青,是时光轻吟的诗行,是刻在青城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绝美画卷。

我总偏爱在暮春与初秋的傍晚,奔向哈素海,赴一场与夕阳的约定。彼时白日的燥热渐渐褪去,风里裹着青草与湖水的清润,远处的青山横亘如黛,山峦的轮廓被天光勾勒得柔和而绵长。沿着湖岸慢行,脚下是松软的泥土与细碎的草茎,身旁是成片的芦苇荡,春夏时节青碧欲滴,秋风起时便染成金黄,随风起伏,如浪似涛。未近湖边,先闻水声,再听鸟鸣,白鹭、灰鹤、野鸭在水面起落,翅膀划破水面的声响,与芦苇沙沙的轻响,拂过耳边的轻风,水拍岸边的浪花,交织成一曲天然的塞外牧歌。

夕阳开始西斜,天空便成了最绚

烂的调色盘。起初,日光还是明亮的金,洒在水面上,铺出一条耀眼的光带,从天际一直延伸到岸边,波光粼粼,碎金摇曳,仿佛有无数颗星坠入湖中。渐渐地,太阳缓缓向青山脊线背后沉去,光芒褪去了刺眼的锋芒,变得温润而醇厚,橘红、绯红、胭脂、鎏金、淡紫,一层层晕染开来,从天际向云端漫溯。云朵被霞光浸透,如蓬松的棉絮、如飘逸的绸缎、如燃着的火焰,在蓝灰色的天幕上舒展、变幻、消散,每一秒都有新的模样,每一刻都有新的温柔。

哈素海的夕照,妙在水与光的相融,山与影的相依。青山作为天然的画框,将落日稳稳托住,山峦的剪影沉静而厚重,与湖面的灵动形成绝妙的衬托与对比。夕阳的余晖洒在山体上,岩石的肌理被镀上一层暖金,原本苍劲的山峦,多了几分温情脉脉;而湖水则将整个天空的色彩尽数收纳,水天一色,浑然一体,分不清哪里是天,哪里是水。风静时,湖面如镜,落日稳稳悬于水中,圆润饱满,如一颗剔透的丹珠,似一面熔化的铜镜,光影澄澈,纤尘不染;风起时,涟漪轻漾,落日的倒影被揉碎成万点银鳞,随波浮动,闪闪烁烁,像无数萤火在水中舞蹈,又仿佛撒了一湖的碎钻,璀璨夺目。

岸边的景致,在夕阳里也被赋予了别样的诗意。仿古的凉亭水榭、曲径回廊,被霞光染成暖红色,飞檐翘角映在水中,虚实相生,如诗如画。木栈道延伸向湖心,漫步其上,仿佛行走在水面之上,伸手可触微凉的湖风,抬眼可见漫天的霞光。芦苇荡在

夕阳里更是风情万种,青芦时,碧叶映金辉,清新雅致;黄芦时,金穗沐晚霞,热烈绚烂。芦花轻扬,随风飘飞,沾着夕阳的暖意,落在肩头、水面,如漫天飞雪,却带着温柔浪漫的温度。偶尔有渔舟缓缓划过,船桨拨开金色的水波,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痕,渔人披着霞光,身影被拉得修长,渔网上缀着点点金光,渔歌在暮色里悠悠飘荡,这是属于哈素海最质朴的烟火气息,也是哈素海最独特的水乡印记。

候鸟是哈素夕照里最灵动的音符。春秋时节,这里是西伯利亚候鸟南迁的驿站,天鹅、大雁、白鹭成群结队,或在水面悠然游弋,或在低空盘旋起舞。夕阳下,候鸟的羽翼被染成金色,展翅时,如流光溢彩的诗行,掠过湖面,留下几声清脆的啼鸣,划破黄昏的静谧。它们时而排成一字,时而列成人字,在霞光里穿梭,与远山、近水、芦苇、渔舟融为一体,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塞外水乡图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千年前的诗句,此刻被具象化了,仿佛就是为哈素夕照而写,那份空灵与壮阔,那份诗意与悠然,无需雕琢,浑然天成。

哈素夕照的美,不止于视觉的震撼,更在于心灵的慰藉。站在湖边,望着漫天霞光与一湖碧水,尘世的喧嚣与纷扰,仿佛都被这温柔的夕阳所融化,被这澄澈的湖水所涤荡。心会慢慢静下来,慢下来,感受时光的流淌,感受自然的馈赠。没有车水马龙的拥挤,没有案牍劳形的疲惫,只有风的轻吟,水的低语,光的温柔,云的悠然。这一刻,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与山相融,与水相依,与夕阳同醉,与

岁月同行。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,只有最好的心态,我们争不过岁月,也跑不过时间,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,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。

冬日的哈素夕照,另有一番清冽与壮阔。湖水冰封三尺,湖面如镜,映着铅灰色的天空与苍茫的青山,天地一片素净。夕阳西下时,霞光洒在冰面上,冰面折射出暖红与鎏金的光芒,冰冷的冰雪被赋予了温暖的色彩,晶莹剔透,如琉璃世界。寒鸟掠过冰面,留下清脆的啼鸣,捕鱼人披着晚霞,凿冰、下网,动作娴熟,冬捕号子的吆喝声在空旷的冰湖上回荡,为寂静的冬日黄昏,添了几分生机与暖意。冰封的哈素海,在夕阳里少了几分温婉,多了几分雄浑,如草原上的汉子,沉稳而坚毅,藏着岁月的力量。

哈素海的夕照,亦藏着千年的人文底蕴。这片土地,是敕勒歌的故乡,是昭君出塞的途经之地,是北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。夕阳里,仿佛能看见千年之前,游牧民族策马奔腾,马蹄踏过草原,踏过湖畔,驼铃叮当,歌声悠扬;仿佛能看见昭君的身影,在暮色里遥望故乡,一汪湖水,承载着无尽的乡愁与温柔;仿佛能看见黄河古道变迁,岁月流转,这片湖泊始终静静守候,滋养着一方水土,养育着一方生灵。哈素夕照,照见的不仅是自然的美景,更是时光的痕迹,是历史的沉淀,是各族人民相依相守的温情。

当地人常说,哈素海的夕阳,是有灵魂的。它见过四季更迭,见过草

木枯荣,见过候鸟往来,见过人间烟火。春日,它伴着新生的绿草与初绽的芦花,温柔明媚;夏日,它伴着满湖碧波与成群飞鸟,热烈绚烂;秋日,它伴着金黄芦苇与丰收渔歌,沉静悠远;冬日,它伴着冰封雪盖与寒鸟啼鸣,清冽苍茫。无论四季如何流转,夕阳始终如约而至,用最温柔的光芒,拥抱这片湖泊,这片草原,这片土地。

暮色渐浓,夕阳渐渐隐入青山背后,最后一缕霞光在天际流连,天空由暖红转为淡紫,再转为浅灰,星星开始在天幕上闪烁。湖面渐渐归于平静,唯有晚风依旧轻拂,芦苇依旧轻摇,渔舟渐渐归岸,牧人赶着牛羊,踏着暮色缓缓离去。哈素海褪去了夕阳的绚烂,多了几分静谧与安详,如一位沉睡的美人,在夜色里静静呼吸。

岁月最好的模样是一半寻常,一半微光;心灵最好的模样,一半是沉静,一半坦荡。而那一抹哈素夕照的光影,却永远刻在了心底。它是塞外草原最温柔的浪漫,是塞北水乡最雄浑的壮阔,是大自然赐予的最美画卷,是时光沉淀的最深情诗行。它告诉我们,世间最美的风景,从来不在远方,而在自然的馈赠里,在岁月的温柔里,在心灵的宁静里。

敕勒川依旧,大青山依旧,哈素海依旧。每一个黄昏,夕阳都会如约而来,洒下一湖霞光,续写着千年的诗意。而我,愿一次次奔赴哈素海的湖畔,在哈素夕照里,听风、看水、赏霞、静思,守一份内心的澄澈与安宁,赴一场永不落幕的自然之约。

哈素夕照

·姜子家

草原上的兴奋节

●江峰

一声声放牧经验的交流,让初春的草原充满了温情。随后,祭祀仪式如期举行,牧民们手持奶食品等祭品,循着太阳转动的方向,绕七口大锅的灶火顺时针转三周,祭奠大地与先辈贤灵,感谢苍天大地的馈赠,这份顺时针的虔诚,是草原民族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动写照。

燃祭牲畜,是兴奋节的核心仪式之一。三根木头搭起的香炉中,香柏枝缓缓燃烧,袅袅青烟随风飘散,带着牧民的祈愿,弥漫在草原的每一个角落。牧民们赶着五畜,即牛、马、山羊、绵羊、骆驼,与人一道,依次顺时针绕香炉三周,柏烟的清香拂过牲畜的皮毛,也浸润着牧民的心田。这是为牲畜驱除瘟神的祈愿,更是人与牲畜共生共荣的约定。烟祭过后,查看膘情、评选头畜,便成了最热闹环节,牧民们轻抚着自家的牲畜,目光里满是疼爱,那些膘肥体壮、品相优良的种公畜、套车头牛和领头羊,将成为节日的主角。

最令人动容的,是为头畜挂彩带念祝词的瞬间。长者手持黄油,轻轻抹在头畜的额头,那金黄的黄油,是吉祥的象征,是对牲畜辛劳的犒赏;五色彩带系在头畜的脖颈,随风飘动,像是为它们披上了荣誉的勋章。伴着悠扬的蒙古族长调,长者念起古老的祝词,字字句句,皆是对五畜兴旺的期盼,对草原风调雨顺的祈愿,对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祝福。这份荣誉格外珍贵,获得殊荣的牲畜,将永不被打骂、出售或宰杀,直至自然老去,而后被厚葬在草原的怀抱,这份礼遇,是草原民族对生命最纯粹的尊重,是“爱畜如子”最生动的诠释。仪式落幕,牧民

们互换种公畜,在交流中传递经验,在互助中期盼畜牧丰收,这份质朴的情谊,早已融入草原的血脉。

当仪式的庄渐渐褪去,草原便被热闹与喜悦彻底包裹,这份热闹,是草原最纯粹的欢喜,漫溢在草场的每一个角落。小型那达慕如期上演,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,牧民们的欢呼声、骏马的嘶鸣声,孩子们的嬉闹声,交织在一起,盖过了初春的寒风,响彻辽阔的草原。赛马场上,身着艳丽服饰的骑手们,身姿矫健地跃上马背,一声令下,骏马奋蹄奔驰,鬃毛飞扬,积雪飞溅,骑手们紧握缰绳,目光坚定,耳畔是乡亲们此起彼伏的呐喊喝彩,每一次疾驰,都藏着草原儿女的豪情与洒脱。

摔跤场上,更是热闹非凡。身着传统摔跤服的小伙子们,个个身姿魁梧、精神抖擞,他们双手叉腰、昂首挺胸,眼神中满是自信与豪迈。随着一声吆喝,两人相拥相拼,脚下步伐沉稳,手臂发力角逐,围观的牧民们纷纷拍手叫好,欢呼声、掌声不绝于耳。有人高声呐喊为选手鼓劲,有人笑着议论比拼的精彩,一张张脸上,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,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欢喜。不远处的拔河、沙嘎比赛现场,更是人群围得水泄不通,老人牵着孩子的手,指着赛场开怀大笑;姑娘们身着漂亮的服饰,一边为选手们加油,一边说着笑着,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散;小伙子们齐心协力,紧握绳索,脸上涨得通红,却依旧笑容灿烂,哪怕输了比赛,也会笑着和对手握手致意,这份洒脱与豁达,正是草原人的本色。

孩子们是节日里最欢快的身影,他们穿着鲜艳的盛装,在草地上追逐嬉戏、奔跑打闹,有的围着头畜,好奇地摸着它们脖颈上的彩带,有的拿着沙嘎,和小伙伴比拼玩耍,有的跑到大锅边,踮着脚尖,闻着锅里飘来的香味,嘴角沾着奶渍,依旧笑得眉眼弯弯。

牧民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,喝着香甜的奶茶,吃着手把肉,一边畅谈着自家牲畜的长势,一边分享着新年的放牧计划,一句句吉祥的祝福,一声声真诚的问候,暖意融融。有人弹起马头琴,悠扬的琴声伴着牧歌响起,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伴着琴声翩翩起舞,身影在白雪与彩旗的映衬下,格外动人。近千名各族群众欢聚一堂,上万头牲畜漫步草场,白雪皑皑、彩旗飘扬、盛装映雪、笑语盈盈,构成了一幅壮阔而温情的草原民俗画卷。这画卷里,有草原的辽阔,有民俗的厚重,更有牧民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丰收的期盼。

夕阳西下,柏烟的清香渐渐消散,牧歌的余韵依旧悠长。牧民们牵着自家的牲畜,踏着余晖返回居所,五色彩带在头畜的脖颈间随风飘动,像是草原上跳动的音符。

达尔罕兴奋节,这场延续了700多年的约定,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历史记忆,传递着他们对生命的敬畏、对自然的尊崇、对生活的热爱。它就像一首流淌在达尔罕草原上的入畜共生之歌,悠扬而绵长,在岁月的长河中,诉说着草原的故事,传承着民族的文脉,也见证着各族儿女在这片土地上,与五畜相伴,与自然共生,岁岁安康,生生不息。

塞外文苑